



家庭零庫存

關於家庭零庫存，某人這樣說過：讓超市當你家的倉庫，不是更好嗎？這當然是一種美好的生活願望。

誰都不希望過度儲備。你不會希望在一堆牙膏、防曬霜里翻找出一支過期的唇膏，也不願意經常打開櫥櫃去實施各種丟棄，你希望家里的各種必需品保持一種適度的供給——需要的時候剛好有準備，不需要的時候又不會

顯得冗余。總之，不要給生活添亂。可是現實中，我們很無奈地陷入這樣的局勢：冰箱越大遺忘的角落越多，空間越多越不能滿足我們收納的需求。我們不斷地把各種日常用品請進家門，有的時候，再原封不動地送出去。

有段時間，我家某些類別的東西一度向零庫存靠近。可以預想到的是，我面臨各種“斷糧期”。無論是一袋鹽、一支眼霜還是一包咖啡，硬撐着都會很難受。缺化妝水的那一周，我度過了這個冬天最難挨的階段。很快，我報復性地囤了三瓶。

這個學期，我那正上一年級的孩子的作業本由學校統一購買。一個媽媽在班級群里，把自己給孩子囤的兩三百個作業本的圖片發出來，討了一個特殊對待。我不明白這個媽媽何以有這麼龐大的儲備，但我確實在某一個晚上跑遍整個街區去買一個英語作業本，所有超市都關門了。如果我提前準備好“下一本”，就不會如此被動。當然，我也儲存了很多再也用不到的拼音本，因為一年級過半，孩子已經度過了拼音學習時期。我很好奇，那些父母是如何判斷各種作業本的使

用量的。

後來我發現，讓所有的事情保持在“下一個”狀態，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生活方式。注意：是一個，而不是好幾個。因為真正意義上的零庫存，需要對事情有精準的判斷，對突發狀況有迅速的反應能力，並且能把偶爾陷入的困境當作生活中有趣的意外。我相信的確有這樣的人，但對更多的人來說，“下一個”狀態既讓你有一種安全感，不至於對家里的所有物品都保持戒備感，也不會讓自己對成出售的東西表現出過度的熱情。

在多數家庭還沒有完全實現家庭智能化管理的現狀下，你可能需要對緊缺的東西做一個標記。把需要的種類記在你的備忘錄里，看它們什麼時候需要你的集體對待。當然，在你更願意網購的前提下，收藏夾就是你家的倉庫清單，需要“下一個”的時候它會自動進入你的視野。

千萬別把生活物品都打包請回家。當你將它們一一就位，把更多的塞進儲藏室的時候，你已經把超市搬回了家。這些庫存佔據着你的資金，佔據着你家的空間，你還要為它們的損耗買單。那麼，讓超市成為你家的倉庫，你的手邊只有“下一個”在等候使用，這個主意如何？（作者：郭韶明）

而止、適度而為。

生活中，要積極追尋自己所喜歡的事物，但也不能以盲目的代價來獲取；工作中，要努力奮鬥拼搏，但絕不該無節制地消耗健康；感情上，要待以真情和真心，卻不必做無條件無底線的忍讓。

任何時候都要做到言行適度，給自己也給他人留下迴旋和轉身的餘地。這是一種格局，更是一種智慧。

不屬於自己的不強留，不適合自己的不強求。好的人生，貴在有度。（作者：念念）



好的人生貴在有度

那次旅行回來，我們幾乎都吃得體重增加，只有林姐毫無變化。

說到底，放縱慾望是本能，能控制慾望才是本事。很多東西，並非要擁有得足夠多才算好，而是要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多少。

人生有度方坦然。丟掉過多的欲求，讓一切變得剛剛好，才會有恰到好處的得到。

世間萬物，自有它的分寸，進退之間，考驗的就是一個“度”字。

愛美是好事，但如果過度在意外表，就會被虛榮心所累，成為物質的奴隸。吃飯是好事，但如果不懂節制，就會吃撐吃胖甚至是吃出病來。

處理人際關係也是如此。關心的話說得多了，就會成為一種負擔；過於在乎一個人，長此以往就會令對方備感壓力。

所以，真正聰明的做法，是學會凡事適可

因為頸椎出現問題，我成了一家康復理療店的常客，負責為我做治療的是一位姓張的老醫師。

談及頸椎病的現狀，他總是憂心忡忡。他告訴我，這些年，頸椎出現問題的人越來越年輕化，而且許多人的致病原因都是玩手機時間過久。

每次看到一些年紀輕輕卻患上嚴重頸椎病的人，他都會苦口婆心地勸對方少玩手機，可似乎總是收效甚微。用他的话說，很多人其實都知道不能當低頭族，可一拿起手機就又忘了。手機很好看，低頭很舒服，唯獨忘了脖子不堪重負。

“要想保持健康，必須學會克制自己。你超負荷使用身體，它終會以疾病的方式對你作出抗議。”這是張醫生得出的結論，讓我深有感觸。

其實，除了身體，任何事都講究一個“度”。所謂有度，就是讓自己的言行保持合理的尺度。人不管追求什么，都不能放任而為，一旦過了度，結果必定得不償失。

水滿則溢，物極必反。人對於自己所渴望的東西，容易產生貪多求全的心理。但事實卻是，凡事過猶不及，要想不迷失方向，就必須把握好應有的度。

林姐是我的同事，十幾年如一日保持着好身材，令我們一衆女生羨慕不已。

有一次公司組織旅遊，我和幾個同事一



(圖片：張大千作品荷花)

34 張大千

抗日戰爭勝利後，張大千要從上海返回四川老家。他的家生設宴為他餞行，邀著名京劇藝術家梅蘭芳等社會名流作陪。宴會開始，張大千向梅蘭芳敬酒說：“梅先生，你是君子，我是小人。我先敬你一杯。”梅蘭芳不解其意，衆賓客也莫名其妙。張大千含笑解釋道：

“你是君子——唱戲動口，我是小人——畫畫動手。”一句話引得演堂大笑不已。

35 蒙哥馬利

英國軍事家蒙哥馬利的筆迹很難辨認。有一次，他去參觀設在倫敦的佈置得十分漂亮的紀念非洲戰爭的博物館。

他一邊在大廳里漫步，一邊饒有興趣地參觀展品。突然，他愣住了，問管理人員：“這封信是從哪兒弄到的？”管理人員得意地回答說：“這是你親自製定的著名的托布魯克進攻計劃呀！”“糊塗！”蒙哥馬利發火了，“這是我寫給我老婆的一封信。”

36 海涅

1841年，海涅跟巴黎皮貨店的一個女營業員歐仁妮結婚，這是一個不幸的結合。歐仁妮愚蠢無知，而且虛榮心極強。海涅對她的愛情沒有能夠使她克服自己的缺點。詩人臨死時把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了她，條件是她必須再嫁一個人。

海涅解釋說：“這樣至少有一個人會因為我的死而感到遺憾。”

世界名人幽默智慧小集萃（連載八）

我和父親請三姨照顧母親，每個月我需要給家里5000元，包括三姨的2500元工資。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，母親的病情一直沒有起色。同時，年底房租到期，所在的創業公司又因出現變故而解散。

三

還債的3年里我換了6份工作，每個工作之間的切換，間隔時間最多不超過10天。

收入和生活漸漸穩定之後，我加快了還款進度。

有些人把我刪了，我又加回來，解釋原因。印象最深刻的是2018年2月12日，我給薛永剛轉了1000元，問他：“還記得我嗎？”他說：“不記得了。”我發給他最早的聊天記錄截圖和自己借錢的文章鏈接，他終於想起來了，說：“感謝你給我意外驚喜，我一點兒印象都沒有了，這1000元我替你捐了。”我還給他的錢，他全部捐給了一家兒童福利院。

還有一些人拒收。王瑋說：“不用還了，就是我的一點兒心意。”

我標注了沒有收的人，計劃幫他們把這筆錢再捐出去。我捐給一對艾滋病孤兒姐妹1000元，一個內蒙古單親癲癇兒童500元，一個腦瘤盲女500元。剩下的錢我用來參加了一個公益月捐項目，幫助貧困山區的孩子買大病保險。

2018年7月20日，我還清了300位朋友的欠款，提前完成了與300位朋友的5年之約。儘管一路走來很艱辛，但能力在提升，我對人生困難的認識也發生了改變。

困境讓我加速奔跑，很多事其實也沒那麼難，只是需要扛過某些節點。

還清欠款的那天晚上，我從公司出來，耳朵里循環播放着樸樹的《清白之年》。我走得很慢，想到自己3年前做出決定的那個晚上，每次換工作時的困難，有些夜晚回到家邊洗澡邊大哭的時刻，我有些恍惚。我看着路燈下的梧桐樹葉和天空挂着的月牙。暖風吹過，我想，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，回到家我要煮一碗麵條，再蒸一根香腸，還有一瓶桂花酒，可以喝上一杯。（作者：張海林）

我的300位債主



一位朋友說：“我最近手頭特別緊張，如果你方便的話，我的1000元可否提前還。”她的序號是53，因她而加我的朋友，我數了數，有10個人。

還有一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朋友，她的微信名叫“環保清哥”，是深圳的一位環保義工。她會不時地問候我。我見她總是跟我說話，猜測是不是想讓我提前還錢，便主動詢問她：“你經濟壓力大嗎？是否需要我提前還錢？”她說“不用”。她排

在第251號。怕她有難言之隱，2016年

3月4日，我還是提前將錢還給了她。收到轉賬後，清哥激動地說：“雖然我們不曾見面，當初也有朋友勸我不要借，但我還是想證明一次，世上還有可以信任的事情，現在可以證明我的信任是對的。”

有段時間，我並未公開還款進度。因為自己並未嚴格按照每月5人的頻率去還款，也不想繼續在朋友圈高調地處理此事。2016年7月23日，一位朋友找

到我說：“你是公開募集，事後的情況、進度也應該告知大家，我認為參與的人沒有誰會催促你還錢，但你曾經是志願者，更應該明白捐和借都應有後續動作，透明更重要。”我理解他的善意提醒，感謝了他，並在朋友圈公佈了進度。

他提醒我的時候，是我最艱難的一年。那年年初，母親第二次腦出血，搶救過來後，半身癱瘓，

2015年6月12日，我接到父親從老家打來的電話。他告訴我，他的卡車撞了人，那個人似乎不行了。

事故突然降臨，所有人都傻了。兩個月前，媽媽突發腦出血住進ICU，差點兒離開人世。當時，她正在恢復期，我們全家竭力向她隱瞞這件事。

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，在第一時間做了3件事：一、詢問律師朋友，他告訴我，這類事故通常會根據當地的人均收入水平賠款；二、詢問車管所的朋友，父親的卡車有一些手續並不齊全，像這種情況一般怎麼處理；三、打聽父親撞到的人是誰，我知道他住在附近某個村莊，希望能找到我們兩家都認識的人，從中調解。

最大的問題是錢。估算下來，需要30萬元，家中的積蓄不夠。當時，我剛從公益機構轉到創業公司，27歲的我沒有存款，工資不高，眼看着巨石碾壓自己，沒有辦法。但我在心里做了決定：我不想這場事故毀掉未來一切好的可能性，我希望這個家還能照常運轉，弟弟可以按計劃結婚，父母能安享晚年。

我知道自己需要錢，可不知道找誰去借。30萬元不是小數目，我不能對一個人負債太多。我在心里算了一筆賬：30萬，300個人，每人1000元。如果我能找到300個人，每個人借1000元，每個月還5個人，5年可以把債還清……

我拿出紙筆，算着這一組很簡單的數字，掉着眼淚。我花15分鐘寫了一篇文章，公開借錢，時間是2015年6月14日23時8分。

我需要30萬元，我要尋找300位朋友，每個人借我1000元，多了拒收，少了也拒收，只接受微信轉賬，我會清楚地備註和記得，我欠30個人，每人1000元。按照我目前的薪水，在不過度影響我生活的情況下，我每月可以還5個人，需要還5年，其間不排除我工資不斷上漲以後，會加快還款的速度。每一個1000元，我會在以後的某一天還回去。

落款處，我寫上了自己的姓名和聯繫電話，並承諾，還款期間永不換號。

我把文章發到朋友圈後，詢問洶涌而來。